

子孔



孔子目次

孔子的家庭和其少年時代	一
孔子求學的方法	三
孔子到西周去	五
孔子在魯教學生	八
孔子教學生的科目和方法	一〇
孔子刪詩書和定禮樂	一三
孔子在魯國做司寇	一三
夾谷之會	一四
孔子別魯到衛國去	一四
桓魋之難	一七

匡人之難·····	一七
在陳絕糧·····	二〇
遭隱士的譏笑·····	二〇
石門看門者的話·····	二一
楚狂接輿的話·····	二一
長沮和桀溺的話·····	二三
荷蓀丈人的話·····	二五
孔子返魯·····	二六
孔子的晚年和他的歿後·····	二七
孔子的學生·····	三〇
孔子學說的大概·····	三〇
儒家的派別·····	三一

孔子

▲孔子的家庭和其少年時代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時候魯國昌平鄉鄆邑人。其先本是宋人，他的曾祖孔防叔由宋遷魯，便爲魯國人。

孔子的祖父叫伯夏，父親叫叔梁紇。母親姓顏，名徵。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一年）（或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叔梁紇死。所以孔子是個孤兒。孔子二十四歲，他的母親死了。孔子不知父墓在何處，軛父之母告訴他，是在防山。孔子才將父母合葬於防山。叔梁紇曾爲鄆邑大夫，但孔子生而叔梁紇便死，可見他的家庭景况是不十分好。





孔子像

孔子十九歲娶妻，不久生子，名鯉，字伯魚。（伯魚死在孔子之前，年五十歲。）世傳有孔子出妻之說，但又有人辨論此說不確。總之，孔子家庭的情形是不十分好。孔子自己曾說：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史記也說：

孔子貧且賤。

孟子也說：

孔子嘗爲『委吏』，嘗爲『乘田』。

『委吏』是管倉廩的小官，『乘田』是管苑囿的小官。但孔子雖做這一類的小事，却很努力盡他的職務。一面又很努力求學，他自己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是孔子在十五歲的時候，已努力於學問。

▲孔子求學的方法

孔子既然是這樣的好學，他後來又成爲這樣的一個學者，那麼，他的先生是誰呢？原來他沒有一定的先生。只要遇見有學問的人，就向他請教。後來周遊列國，每到一處，遇見有學問的人，不管是老輩，是平輩，總是繼續不斷的向人家請教。

在孔子的時候，就有人疑心他，不知道他這樣的學問是從甚麼地方學來的。向孔子的學生子貢（卽端木賜）問道：『仲尼焉學？』子貢說：『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可見孔子是隨處求學，隨人皆師。這種求學的方法，是很好的。

孔子所學的，大概是文，武，周公之道。甚麼叫文，武，周公之道？就是周代文王，武王，周公所主張的對人，對己，行政，治國的道理。這些道理，當然不能完全適用於今日的社會，但是其中也有好的地方。

▲孔子到西周去

孔子既然是學文，武周公之道，那麼，就不得不到文化中心地點的西周去。『觀光』於是孔子就在魯昭公二十四年適周。（公元前五一八年）（孔子三十四歲）

他適周的時候，好像是由魯君派他去的。和現在由中央政府派到外國去考察一樣。孔子去的時候，是由魯君供給他一乘車子，兩匹馬，和一個童子。他適周之目的，就是往那邊去問禮樂。

孔子到了西周，首先向老聃問禮。老聃，後人多稱爲老子。當時候爲周『守藏室史』。所謂『守藏室史』，就是管藏書的事情。恰等於現在的國立圖書館館長。孔子一到西周，當然要首先拜訪他了。

當時老聃教了孔子許多的話。孔子回來，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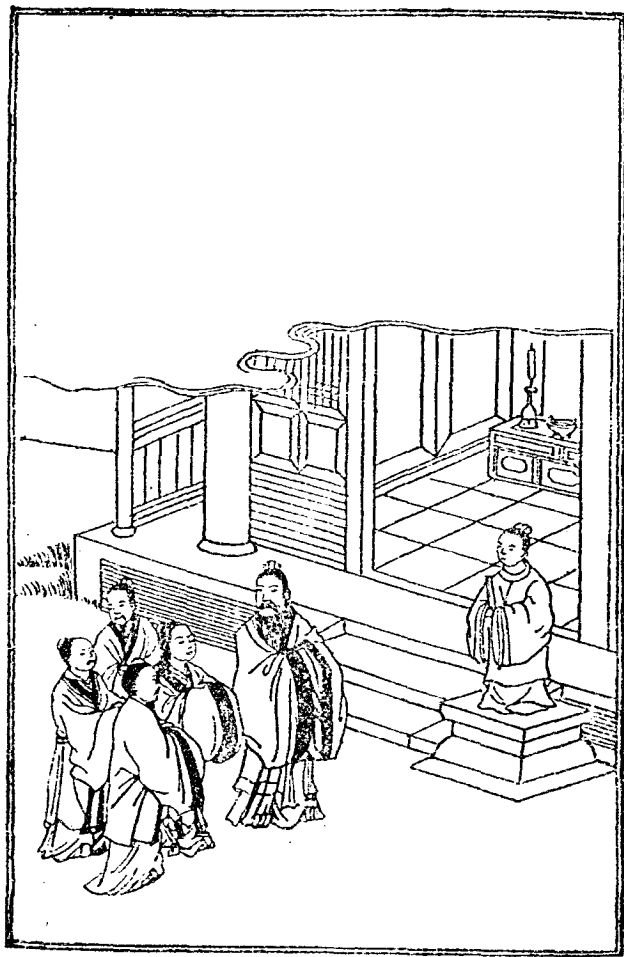
鳥，我知道他能飛。魚，我知道他能遊。獸，我知道他能走。只有龍，我不知道他怎樣能乘風雲而上天。我今見了老聃，他好像是龍一般。

孔子在西周。又嘗入『太廟』，觀『欹器』、『金人銘』所得的知識也很多。所謂『太廟』就是當時候周天子的祖廟。『欹器』是太廟裏所藏的古物之一。製作很精巧。盛滿了水，或是不盛水，都不平正，只有盛水盛得適中，才平正。是教訓人行事要適中的意思。金人，差不多就是今日的銅像。銘，是刻在金人背上的字。那金人的口，是封閉了的，是勸戒人家不要多說話的意思。

孔子在周，得了這些教訓。當然和他的學說有很大的關係。

孔子在周住的時候不很久。魯昭公二十四年去的，二十五年就回到魯國。

不久。遇著魯國內亂，昭公逃到齊國。這時候孔子也到齊國。在齊國住了



孔子在周太廟觀金人銘

一年（或說七年）又回到魯國。

▲孔子在魯教學生

孔子在沒有適周以前，學問已經很好。已有孟懿子、南宮敬叔做他的學生，從他求學。孔子適周，南宮敬叔和他一同去的，後來由周回魯，由魯適齊，再由齊回到魯國，本想在政界做點事情，因為當時魯國權臣執政，孔子覺得這情形很不好，很難實現他自己的政見，就索性不問政治，退而修詩、書、禮、樂，教授學生。這時候孔子的學問日進，名譽日高，從各國來求學的學生很多。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但『三千』二字，是古人常用的一個籠統的數目。就是極多的意思。並不是一個確實的數目。然孔子學生的實數，也的確不少。照史記所載學生的姓名，有七十七人。此外姓名見於孔子家語的有三人，其他便無

可考了。

他的著名的學生是：顏回，曾參，言偃，仲由，卜商，有若，端木賜等人。而顏回與他的父親顏無繇，曾參與他的父親曾點，同是孔子的學生，尤為難得的事。

孔子的學生，有很好的，也有平常的，也有不好的。如宰予，就是一個不分好的學生；孔子比他是『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圻。』孔子為甚麼要如此罵他？因為他在白天睡覺，孔子見他這樣惰懶，所以說他如『朽木土牆。』不過『白天睡覺』四字，在古書裏是寫著『晝寢。』『晝』就是白天，『寢』就是睡覺，這是普通的解釋，另外一個解釋說：『晝』字應作圖畫之『畫』，『寢』字作『臥室』解。『晝寢』就是把臥室的壁上粧飾起來。孔子見他這樣的奢華，所以罵他。總之：不管是懶惰，是奢華，都是不應該的。可知宰予是孔子學生中的一個劣等生。

▲孔子教學生的科目和方法

孔子教學生所用的教材，是詩，書，禮，樂。詩就是現在的詩經，書就是現在的書經。禮就是現在的儀禮。樂書，經過秦始皇燒書以後，就失了傳。詩經和書經在孔子時也不稱「經」，只稱為詩，稱為書。這些教材，大半是孔子適周時所得到的。

孔子拿這些教材教學生，並沒有劃定科目。不過，在無形中也已有了。據論語上說：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那麼，文，行，忠，信，就是孔子教學生的四種科目。論語上又記孔子的學生，各有所長，分爲：



孔子和他的弟子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四類。這也彷彿是四科。

孔子教學生的方法，並不是教學生死讀書。他是聽學生自由發問，他便對著學生的問題來答復。不但是對著問題答復，還要看提出問題的是甚麼人，他便怎樣的答復，往往一個同樣的問題，兩個學生拿來問他，他的答案各不相同。有一次，仲由問孔子道：『我們知道有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立刻去做麼？』孔子說：『你們還有父兄，應該先稟告父兄，看是怎樣。』冉求也同樣的問孔子道：『我們知道有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立刻去做麼？』孔子却答道：『既然知道是應該做的，就立刻去做。』這話便使得他的第三個學生公西赤不明白起來。就問孔子：『爲甚麼一樣的問，兩樣的答？』孔子道：『這是因爲他們的性情不同。仲由性子急，所以教他慢做；冉求性子緩，所以教他快做。無非是要他們各做到適當的程度。』

所以說：孔子並沒有固定的教法，他是隨時和學生問答，隨時矯正學生的弊病。孔子這種教法，確是很好的。

▲孔子刪詩書和定禮樂

孔子教學生，拿詩，書，禮，樂做教材，在前一節，已經說過。他在教學生的時候，一面也把原有的詩，書，禮，樂整理過一次。後人稱爲『刪詩，書，定禮，樂。』這是孔子一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孔子在魯國做司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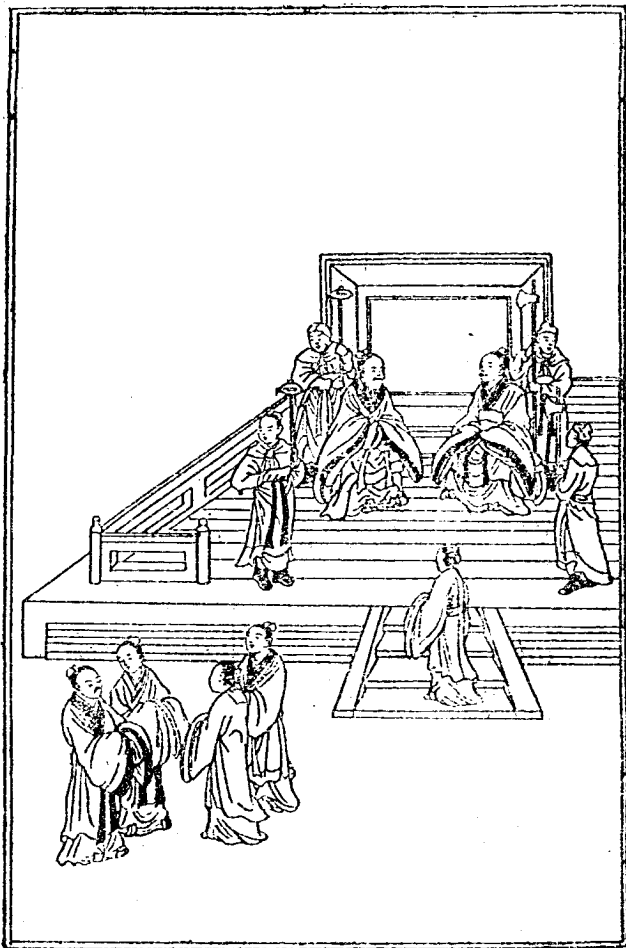
孔子五十歲時，魯國的政治略有變動。第二年，孔子便出來做來，官做到

『司寇』當時的『司寇』是管刑事的最高級的官。孔子辦事很嚴厲，在他的任內，把魯國的風俗整頓得很好。而在這時期內再有一件大事，就是『夾谷之會』。

▲夾谷之會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五百年），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以孔子爲相，同行。齊侯見孔子文弱可欺，預備用武力壓迫定公。等到盟會時，孔子却用正言叱退了齊兵。齊侯的武力失敗了，便把以前侵佔魯國的田還給魯國，這是孔子在外交上的一件大事。

▲孔子別魯到衛國去



會之谷夾

夾谷之會後三年，孔子因爲在魯不能實行他的政治上的主張，他就決意離了祖國，往衛國去。希望在衛國做點事情。到了那邊，見過衛靈公，看看衛國的政事紊亂，也和魯國差不多。已經覺得很不滿意。而且又有人造謠言，毀謗孔子，因爲衛靈公的夫人請孔子去見他，孔子去了，於是人家就說孔子不應該去。惹得和孔子同在衛國的學生也疑孔子。孔子看看在衛國也做不出事情，便又離了衛國往陳國去。

不過，孔子在衛國得到一個好朋友。名叫蘧伯玉。孔子在衛國時，就住在他家，這人很好，孔子曾稱贊他是『君子。』

孔子自從去衛以後，便是一車兩馬，和同行的幾個學生，奔走於各國之間。有十年光景，然後返魯。在這時期中，所遇到的災難很多。但年代的前後，已不可考。今略述如下：

▲桓魋之難

孔子去衛，經過曹國，而到宋國。這時宋國有一司馬（官名）名叫桓魋，他是反對孔子的政治上的主張的。聽見孔子來了，想等在半路上，把孔子殺掉。幸孔子早聽見這個消息，改換了衣服，逃過宋國，才沒有被桓魋所害。又一說：孔子經過宋國時，和學生們在大樹下習禮，桓魋聽見，恨極了，叫了許多人，把孔子趕去，把那棵樹也拔去。

在那時候，孔子却一點也不恐慌。他說：『既然是天生了我這樣的一個人，桓魋也沒奈我何！』

▲匡人之難

孔子適陳時，在路上又遇到匡人之難。先有魯人陽虎，與匡人有仇恨，匡人想害他。這時候，孔子經過匡地。匡人誤傳是陽虎來了，於是匡簡子就領了許多兵，把孔子圍住，不放他走。仲由性勇，欲同他們宣戰。孔子說道：『這且不必；我和他們又沒有仇怨，說不定是他們誤會了。現在應該解釋他們的誤會。你且唱歌，讓我來和你。』仲由便彈琴唱歌，孔子也和一曲了。匡簡子聽見，知道不是陽虎，便解圍而去。

當孔子被圍時，秩序混亂，孔子和他的學生都散失了。顏回落了後，直等到圍解了，才來和孔子相見。孔子說：『顏回！我以為你已經死了。』顏回道：『我沒有死！正要保護夫子。』

匡人誤認孔子是陽虎的緣故，共有二說：一說，是孔子的容貌和陽虎相像，所以誤認了。一說，是這時候孔子的僕人顏刻以前曾做過陽虎的僕人，匡人因見顏刻，便誤認孔子是陽虎。



孔子遇匡人之難

或又說桓魋之難與匡人之難，只是一件事。被後人誤演爲兩件事。

▲在陳絕糧

孔子將適楚，走到陳、蔡之間，因爲旅費缺乏了，好幾天斷了糧。同行的人，因此患病，不能起來。仲由有些怨孔子，對孔子說道：『我們遇著窮的日子，怎麼樣？』孔子道：『我們遇著窮日子，也能穀自守，不能因爲窮而便自暴自棄。』

▲遭隱士的譏笑

孔子周游列國，本想實行他的政治上的主張。不過，那時候的國君都不肯聽他的話，所以孔子奔走各國，不但是毫無效果，而且常常遭著隱士的譏

笑。

原來那時候，有一種隱士。他們對於當時的政治，是絕對認爲不滿意的；却絕對不想起來改革；只索性避開這社會。不管好壞，一概不問。他們的主張和孔子是反對的，所以遇見孔子，總是冷言冷語的譏笑他。不過，孔子自有他自己的宗旨，絕不因隱士的譏笑而介意。今略述這一類的事情如下：

▲石門看門者的話

有一次，仲由在石門（魯國的城門）寄宿，看門的人問他道：『你是從那裏來的？』仲由說：『是從孔氏那裏來的。』看門的人說道：『就是那個「明知不可爲而爲」的孔氏麼？』（不可爲，是指時事而言。）

▲楚狂接輿的話

道：
孔子將到楚國，遇著楚國的隱士接輿，故意從孔子車前走過，口裏唱歌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他歌中所言，無非是說『世事不可爲，不必預聞政事』的意思。『鳳』

是比孔子。『殆』是危險的意思。孔子聽了他的歌，從車上走下來，欲和接輿

說話；接輿却走開了，不理孔子。

▲長沮和桀溺的話

孔子自楚返蔡時，不認得路，不知那裏有濟渡處，就叫仲由去向路人探問。遇見長沮、桀溺兩人，在那裏耕田。仲由就向他們去問。長沮反問仲由道：『那邊坐在車上的是誰？』仲由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麼？』仲由說：『是的。』長沮說：『既然是魯國的孔丘，那麼他奔走慣了的，他應該認得路了。』他說罷，便不理會仲由，只管他耕田。

仲由看見長沮不理他，又問桀溺。桀溺問：『你是誰？』答道：『我叫仲由。』桀溺又問：『是那個孔丘的學生麼？』仲由說：『是的。』桀溺道：『當今天下無道，到處都是一樣。孔丘又怎能改變得轉？你跟他從這裏跑到那裏，總找不到好的地方。不如索性隱居的好。』說罷，也管他耕田，不理會仲由。



孔子向長沮桀溺問津

仲由回來，把這話告訴孔子。孔子歎道：『天下無道，正要我們挽救。假使天下已經太平，我就用不著奔走了。』

▲荷蓀丈人的話

這大概也是在楚蔡之間，仲由和孔子同行，仲由落了後，他遇見荷蓀丈人，（註蓀，是竹器。荷是擔負。丈人，是老人。）問道：『你看見我們的先生麼？』丈人道：『像你這個人，不肯安分種田，只是跟著你的先生東游西蕩。我怎能認得誰是你的先生？』說罷，管他耘田，不理會仲由。

但仲由只是呆立著不去。丈人就請仲由到他家裏去，住了一夜。殺雞，煮飯，給仲由吃。並叫他的兩個兒子出來見仲由。

第二天，仲由辭別丈人出來。追著了孔子，把這話對孔子說。孔子道：『這

人是隱士。你可再去見他。」仲由再去找他時已找不到了。

▲孔子返魯

孔子自從離了魯國，奔走於各國之間，忽忽十四年。他的政治上的主張，還是不能實行。適遇魯人召孔子，於是孔子返魯。此時是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六十八歲。

孔子返魯，魯哀公及魯國權臣季康子，待孔子以『國老』之禮，遇著國家大事，多向孔子詢問。但是，實在也不能用孔子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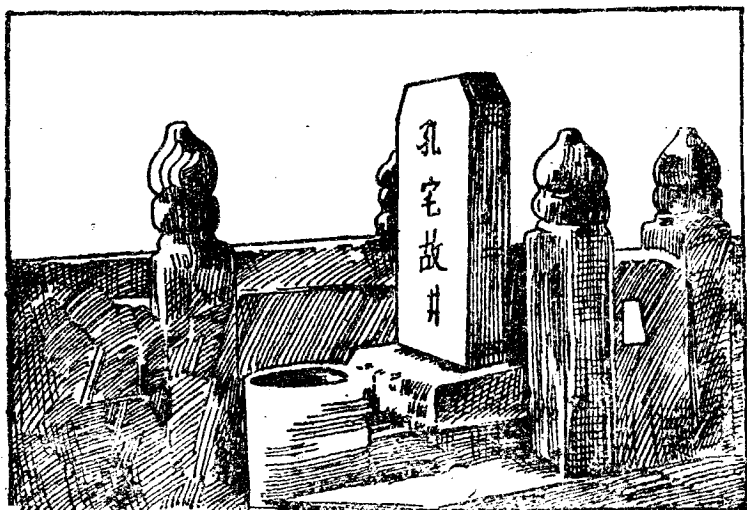
有一次，季康子想加田賦，欲徵求孔子的意見，却不便直接問孔子，這時孔子學生冉求爲季氏宰（小官），季康子就託冉求代問。孔子只回說不知道。而私下對冉求說道：『這事可不必問我。季康子倘然是依照成法行事，那

麼，有周公的成法可以依照。倘然不肯依照成法，那麼照他自己的意思，要怎樣，就怎樣，又何必問我。」季康子到底不能採用孔子的意見。第二年，便加了賦。於是孔子大罵冉求。說他不能勸諫季康子，反而幫助季康子做壞事，甚至於不認冉求和他的學生。叫旁的學生，可以鳴鼓而攻冉求。

▲孔子的晚年和他的歿後

孔子晚年，見自己的主張不能實行，常常發感慨。有一次說：要想乘桴浮海。有一次說：要想居住於夷狄之地。又有一次，在河邊，看見河水奔流不息，而一去不返；便想到人生易老，而道不能行。又發了一回感慨。

孔子雖然是因爲道不能行，常發感慨；究竟他是讀書不厭，教人不倦。他晚年的生活，除了細細的整理詩、書、禮、樂而外，尤其是喜歡讀易。他把易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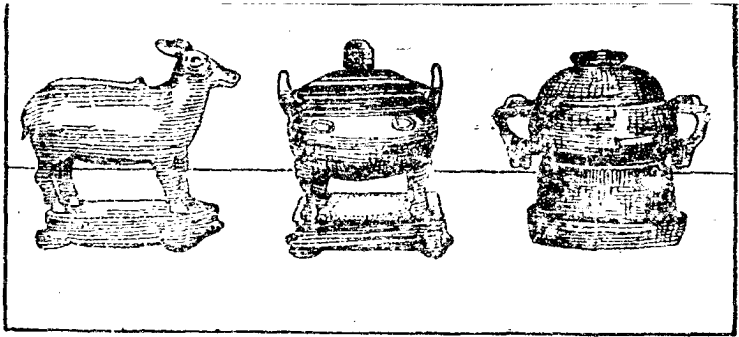


孔 子 遺 跡 之 一 孔 子 宅 故 井

贊語。又根據『魯史』而編春秋。對於史事，褒善，貶惡，義正詞嚴。後人稱爲『贊周易，修春秋』。和他的『刪詩，書定禮，樂』是一般重要的工作。

易就是今日通行的易經。因爲傳自文王，周公，故稱周易。今日易經中的一部分，就是孔子的贊語。春秋，就是今日通行的春秋。當時有左邱明替他作了傳，就是今日通行的左傳。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



孔 廟 禮 器 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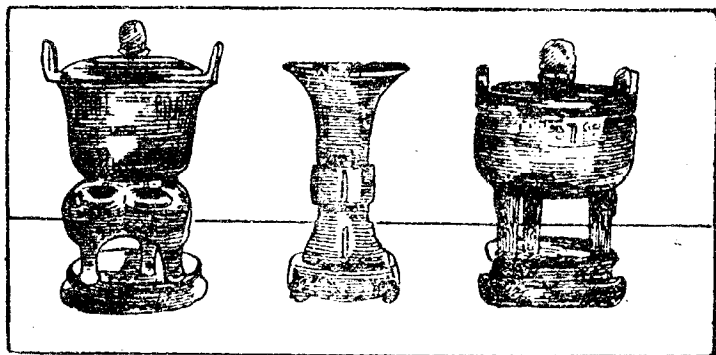
七九年，孔子患病而歿，七十三歲。

孔子歿後，魯哀公曾作『誄詞』送給他。他的學生，都『心喪』三年。而端木賜更在墓上結廬守墓，又過了三年，然後歸去。

孔子的兒子伯魚，比孔子先歿。顏回和仲由也比孔子先歿兩年。

孔子歿後，他再傳的學生們，把孔子的生平的言行，編集起來，成了一部論語，這部論語，可以當孔子言行錄看。

二千多年以來，中國的學者，大概多尊崇孔子。孔子的墓在今山東曲阜縣。那邊又有很莊嚴的孔子廟。又有孔子的遺跡很多。



孔子廟禮器之二

▲孔子的學生

前面已經說過，孔子的學生，姓名可考的，有七十多人。這許多學生中，最爲孔子稱贊的，就是顏回。但顏回早死，（只有三十二歲，）不得傳孔子之道。後來傳孔子之道的，是曾參。由曾參再傳給孔子的孫子子思（名伋。）由子思再傳到孟軻。後人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並稱。

▲孔子學說的大概

孔子的學說，是偏重於實踐倫理學，及政治學。從一個人的立身做起，做到治國，平天下。是聯成一貫的。

他尤注重實行。以爲空言而不實行，是無用的。

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庸』二字。『中庸』是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的意思。無論做甚麼事，是要做到適中的程度，才算最好。

孔子又嘗提出一個『仁』字來教學生，學生們也常向孔子問仁。究竟甚麼叫仁？孔子自己說的話，也常常不同，很難簡單的說明他。大概可說『仁』字的意義，包括下面所列的各種美德。

惠澤， 篤厚， 慈愛， 忠恕， 克己，

『惠澤』就是對於他人，要有『惠』。尤其是指居官的人對於民衆言。

『篤厚』是處己待人，要『誠懇』，『厚重』，不可『詐僞』，『輕薄』。

『慈愛』是要愛人。

『忠恕』二字，當分開來說。盡自己的能力服務，稱爲『忠』。推自己的心待人家，稱爲『恕』。

『克己』是節制自己的慾望的意思。

孔子又最重『禮』。『禮』就是『禮節』。就是說話行路等一切的動作，都有適宜的方式，而不是胡亂的行動。

那麼，孔子的學說的大概，可列表說明如下：

仁 存在內的。

禮 表現在外的。表現的方式。

中庸 表現在外的。表現的程度。

▲儒家的派別

孔子歿後，他的學說分爲多派。在漢代以前，於多派之中，最重要的是孟子，荀子兩派。他們都被稱爲『儒家』。孟子一派，理想過高，很難實行。荀子一行，比較的切實，易於施行。

在秦始皇燒書以後，把孔子所刪定的詩，書，禮，樂都燒去了。到漢代初年，伏勝，毛亨，毛萇等人，才憑記憶所及，把他搜集起來，各傳一經。後來講經的人，多偏重於註解文字。被後人稱爲『漢儒』。以馬融，鄭玄爲代表。

到了宋代，人家又覺得『漢儒』的學問，只注重於註解經書中的文字，而不能發揮經書中的意義，太呆板無用；於是就偏重於後者，而忽略前者。被後人稱爲『宋儒』。以程顥，程頤，朱熹爲代表。後來『漢儒』和『宋儒』成爲對待的兩大派。兩派的人，往往互相爭論，攻擊。也有人主張將兩派調和。大家各說是孔子之學，其實都不是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

總之：孔子的學說，自從孔子歿後，二千多年來，支配著中國的思想界。但

是，時時刻刻的變化。到孟子、荀子而一變，到『漢儒』又一變，到『宋儒』又一變，在明、清時代，都有變化。直到最近，孫中山也是以孔子的學說為基礎，而參以變化，成為他自己的一種政治學說。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二〇二二)

兒童史地
叢書乙種 孔 子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胡 寄 塵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翻 印 必 有 *
* 權 所 究 *

(本書校對者胡文楷)

10
476230
6

U

476230

(6)

